

你看过 / 听过最精彩的短故事是什么？

「我想请你杀一个人。」

「杀谁。」

「杀玉皇大帝！」

我是灵台方寸山人，我叫菩提子。

我的职业，就是帮人解决麻烦。

我神通很大，法术很多，人生信条却只有一个，不做亏本的买卖。

上可九天揽月，下可五洋捉鳖，哪怕你要观音大士的玉净瓶，我也能给你搞来。

只要价格合适。

也就是这个性格，导致我不爱做凡人的生意。心情好时，我便教教三星洞外的樵夫渔夫强身健体的口诀，他们叫我「活神」。

仙」。对于这个称呼，我既不高兴，也不反对，只是难过人的一生也都是这样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王侯将相，渔樵耕读，皆是如此。

我有很多朋友，不少都很有来头，关系最好的一个，是金蝉子。

他是我师兄的二徒弟，据旁人说，是慧根最敏的一个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五十年前的灵山，临走时，看见灵宫宝阙台阶下面，他捧着酒坛喃喃说着梦话。

我笑他，「僧人也能饮酒？」

他醉眼惺忪地看着我，乐了，「阿弥陀佛，酒就是酒，酒不是毒。」

那一刻，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斜月山三星洞从不接待僧人，但会接待他，只是因为他是放浪形骸的人儿，六根不净，八戒难束，有酒便喝，有架便打，极符合我的脾性。

每年春天，他都会拎着一壶好酒找我，从东边来，就这样持续了几十年。

「今年是最后一次来了。」他穿着锦斓袈裟，淡淡的凝视着我。

「你要走？」

「要走。」

「去哪？」我慢慢帮他斟满了酒。

「凡间。」

我嗤笑了一声，看着他一脸严肃，轻轻摇头。「下界传经又不是第一次，这酒我留着，等你回来喝。」

「不必。」他将酒一饮而尽。「众生难渡，此去不回。」

我一怔。我知道他和我师兄的关系素来不好，这番神情想必是出了大事。但这是我和他多年的默契，他不说，我也不问。他虽饮酒，却从不打诳语。我看着他将酒一碗一碗的干掉，终于把一些话烂死在肚子里。

直到后来很多年我才知道，来时的金蝉子藐视佛法，在灵山和师兄干了一架。

我想，他反的并不是佛法，反的，却是我的师兄。

他喝醉了酒，嘴里还是嘟囔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「众生皮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」

「你醉了。」我将他搀扶到一边，他目光涣散，不过我知道他在瞧我。

「你是何人？此乃何处？」

我没有作声，只是转身去药炉取一些醒酒的丹药。

「阿弥陀佛，菩提，对，你是菩提。」

他强撑着站直了身子，「菩提，若是此后有一位女子来找我，你得帮我应付。」

话罢，他从宽大的袖子里掏出了一块紫色玉佩。

「这是定金。」

他摇摇晃晃地走了，走出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我本想馋他，但他却把我推开了。

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……」

我看着他留下的酒，是坛好酒，他留下的玉，却再平凡不过。

我没想到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

2.

女人找我那天，我正在和镇元子下棋。

镇元子种树厉害，下棋却不行，下了五局，输了我六个人参果。见有人登门，他喜极而泣。

「菩提，我就不忙你做生意了！」

「老镇，练练啊，怎么和盂兰盆会上玩的一样差。」我调侃他道。「不行下次摇骰子也成。」

镇元子仓皇逃去，屋子里就只剩下女人和我。

她是个极美的女子，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，不要说比凡人佳丽，就是比天上的仙女仍尤有过之。

「我翻过大漠，横渡海洋，远道而来，听闻你无所不能，想请你找个人。」

「请说。」

「金蝉。」她声音带着颤抖。「你可认得此人？」

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。

「姑娘，神州大地生灵万万，就是神仙也只是管中窥豹，此人，我不认识。」

刹那，她抽出长剑，一剑铲断了我的衣袖。袖口处，一片晶莹紫玉落在地上。

「你还说你不认得？」

场面有些难为情，我拾起碎玉，「你为何找他。」

「有酒么？」

「管够。」

我拿出了金蝉子的酒，她只喝了一杯，便泪眼盈盈。

「我本是个剑客，誓要杀尽天下不忠的男人，我走一路，杀一路，是他拦下了我。」

「金蝉。」我接口道。

「他对我说，杀，只能解表，只有佛，才能渡人。我信了。」

「我放下了剑，和他一起传诵佛法，教化顽劣子弟，我曾认为，所有的恶徒都如他所说，放下屠刀立体成佛，只要捡起佛经就能悔改，但我错了，他也错了。」

「一个深夜，十三个恶徒闯进了我的闺房，强暴了没有剑的我。」

我心里一颤，突然明白了金蝉子的话——「众生难渡，此去不回。」

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动怒，他出手杀了一十三人，之后不告而别。」

「你爱上了他。」

「是，他是真正的男人。」

「爱金蝉子的人很多。」我顿了顿，话锋一转「可是他是佛。」

「佛不能爱？」

「佛爱众生。」

「我不是众生？」

我难以回答。

重新看着这位女子，她却没有瞧我，只是自顾自地说话。说那天的相遇，那时的相知，那次看山，那次看水。

我收起了酒。

「我该怎么帮你。」

「要他。」

「不可得。」我摇头，「他是佛，与天地同寿，你对于他说，不过一叶春秋。」

我又冲她提议，「不如放下，我这里认识的奇男子也不少。往昔我不做皮条客，不过只要钱到位，我愿意为你当一次媒婆。」

我以为我很幽默，但是她没笑。

「一叶春秋又如何。」她看着我道，「你既不能告诉我他在哪，那就让我在原地等他吧。我愿意以十世轮回，在西梁女儿国等他。他说过，总有一天会来看我，佛不打诳语，是么？」

我心里没来由的一颤。

「这辈子等不到，那就下辈子继续等，下辈子也等不到，我还有下下辈子……」她喃喃低语。

我看着她带来的金车银车，知道这是一桩极好的买卖，只需要和十殿阎王打声招呼，一点也不麻烦。

听说我答应，她开心地笑了，她笑得那么开心，仿佛人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不及金蝉一面。

「如果你再看见他，告诉他，我会化为西梁女王，在那路上等他。」

我想起那天，喝醉的金蝉子手里紧握着的玉佩，我不知他是否真的醉了，又或者是另一种逃避。

众生难渡，还是佳人难渡。我想不出答案。

回到房间，已经三更天了，天上月牙弯弯，今夜，我想起了一位不该想起的人。

我给金蝉子的酒起了个名字——醉生梦死。好听。

二、夏至

1.

夏至，蝉鸣聒噪，我心很乱，生意也很少。

有的时候我会望着那坛醉生梦死发愣，看见它就看见了远去的金蝉子，想到了一个花尽十世等待的姑娘。

当然，也会想到瑶儿。

如果那年，不是为了大乘神通，不是人妖殊途，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

这天是农历六月十五，非吉日，大事勿取。

大漠赤红的天边飘来了几朵彩云。我打着伞出门远眺，知道是来了个不得了的人物。我把桌子搬到室外，斟上凉茶，摇扇等候。只见一名将军模样的人物踏云而来，见我，也不答话，坐在椅子上，开始大口的喝茶。

许久，他抬眼看我。

「听说你帮人解决麻烦？」

「只要价格公道。」

他又喝一碗。

「好说，我想请你杀一个人。」

我知道那是个不得了的人。

我没有搭腔，只是继续瞅着这个高大的将军，他的眼神有一种狠厉，这种狠厉我见得多了。

这种狠厉，多因为女人。

我想到那年师兄趁着我闭关，将瑶儿送往了天界，出关之后得知消息的我，眼神也是这般狠厉。

「杀谁。」

将军慢吞吞地把玩着茶杯。

「杀玉皇大帝，敢么？」

我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，我想笑，又笑不出来，想露出一个悲伤的表情，也做不到。

「能问问原因么？」

「因为他抢了我最爱的女人。」

「他是玉皇大帝，他可以拥有任何女人。」

「唯有这个不行。」

「如何不行？」

「因为她是嫦娥。」将军眼神开始发红，他又低声重复了一遍，「因为她是嫦娥。」

朋友太多的弊病，就是八卦也听得多。有些消息我并不需要刻意打听。

「天蓬元帅，做神仙不好么？」我给自己倒了一碗，「掌管银河，十万水军，威风霸气还有上贡，多好。女人很多，你可以再挑一个，但神仙这个位置，就只有一个。」

他用手指捏碎了茶碗。

「等你一句话，能不能杀？」

夏至，大地滚烫，我的后背却没来由的发出阵阵凉意。

我点点头。

「能杀。」

他满意地点点头，随后进了我的屋子，和我谈妥了条件，这可能是我唯一做的一次亏本买卖。也许是被天蓬感动了，也许只是自己想尝试新鲜感。

又或者，是因为瑶儿。

死在天界的瑶儿。

天蓬暂时住在我这里。

他每天昼伏夜出，白天他捧着酒坛不放，晚上就爬到大漠深处看月亮。大漠里的月亮最亮最圆，他远远地望着，直到天微微发白，他才步履蹒跚的回来。

他说，他不想回到那片银河。那里处处是他和嫦娥的影子。

可我不在乎。

让他留在这里，只是怕他赖账。那天我问他，你一无所有，拿什么和我交易。

「拿我的神魂。」

「你想清楚了，你只有一条神魂。给了我，你就再也做不了神。入了轮回，你说不定会做个人，也说不定会做头猪。」

「做神，有什么了不得呢。不如做一个人，甚至做一头猪。」

我不知道他是为爱丧失了理智，还是一无所有之后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

「广寒宫的月冷花要开了。玉帝什么时候能杀？」

「花开是有季节的，但是玉帝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杀的。」

「我等不了。」天蓬望着炙热的太阳。「你已经收了我的神魂，请你言而有信。」

「你放心吧，这一代，我菩提子最讲信用。」我拍了拍他的肩，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这几日，我算了一卦，我在等一个人。」

「谁？」

「一个命中注定之人。我没见过，你也没见过。不过他会来，我在等他。」

「我信你。」

「信我？」我哼笑了下，「为了让你放心，我还在天庭里找了个内应，我跟他说，以摔琉璃盏为号，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他似乎相信了我的说辞，静静的又回到桌前，填了一碗米饭。

只有我知道，我的卦向来不准，我只是在等一个不怕死的人，去做这件不怕死的事。丢了命，没什么。滚滚大漠中掩藏了太多的尸骨。他要想的是，嫦娥会不会回心转意，而我只是在想，怎样胜率才大。

我看着孤独的天篷又吃了一碗饭，喝了一碗酒，没来由的寂寞了起来。恍然想起，自己已经有百年没有回方寸山了。

2.

方寸山修炼时，我认识了瑶儿。

她是只狐妖。

我未出师前，她也未化人身。我在井边打水，她就在一旁痴痴地看着。师傅不苟言笑，师兄又是个闷葫芦，有了心事，我只敢和狐狸讲。

再后来的故事，老套的有些俗气，我修成了神通，助她修了人身，我们坠入爱河，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誓言，她甚至为我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金甲圣衣，因为她曾说过，我是她绝无仅有的英雄。

我本想天劫过后随瑶儿浪迹天涯，但不巧，一切被师兄发现了。

师兄说，为避天雷要早做打算，他亲自为了做了阵法助我修行。可这一切只是圈套，等我出关时，瑶儿已经被师兄抓上了天庭。

好一个慈悲，就是杀妖，也不用脏自己的手。

师兄给了我一个选择，想要救她，就要杀上天庭，与漫天神佛为敌，想要神通，就安心修炼，距离飞升只一步之遥。

那是我最纠结的一个晚上，但有些事，在纠结之前，心里已经有了决断。

我不敢。

我怕了。

千年苦修，我不想它毁于一旦。但后来我听杨戬说，那只妖精，死地很惨。

师兄说：还好你是个生意人，不做亏本的买卖。

我气急了，和他翻了脸，也动了手，从此，不再回方寸山。

三、秋分

1.

我第一次见他，他刚从花果山出来。

「知不知道为什么请你吃饭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他没有抬头，疯狂地扒着眼前的碗。他吃得很香，甚至来不及说话。

「因为我知道你肚子饿。」我顿了一下，看他毫无反应，接着说。

「我看你蹲在破墙那边很久了，动也不动。看来不像生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他停了一下，「没有。」

我笑了一声，「没有？一个没有名字的杀手，不会开出太高的价。」

他终于正眼看我，我也第一次看清了他的雷公脸。他的眼睛很大很亮，毫无杂质。

「我不当杀手。我要拜师。」

「拜师？学什么。」

「学长生。」

「有多长生。」

「天地同寿。」他回答得很自然。自然到我认为这是一只疯猴子。

「此乃非常之道，鬼神难容。诸多劫难，躲得过，寿与天齐，躲不过，神魂皆灭。」

他闷闷地说，「我躲得过。」

「你不怕死？」

「不怕。」

我很敬重这些不怕死的人，因为这些不怕死的人，会给我赚很多钱。

2.

天蓬那天要走，我没有留，也留不住。他说他要回到广寒宫，陪嫦娥看最美的月夜花。

花开有季。但是从天蓬迈出大漠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神了。

师兄曾经说，万事皆有因果。他跳不出，众生跳不出。

我也跳不出。

天蓬临走时问我，「杀手有了么？」

「有了。」

「是谁？」

我突然想到了猢猻还没有名字，我知道一个有名字的杀手要比一个无名的杀手贵上许多，也让人安心了许多。

「他叫悟空，孙悟空」

3.

猴子在我的屋前跪了三天三夜。

火热的太阳晒爆了他每一寸毛皮。

那天白天，我拿着戒尺，走到猴子的身边，用戒尺轻轻敲打了他三下。

这是给他的机会，也是给我的。

自那以后，我教了悟空很多本领。他本事多一分，买卖也就成一分。

自始至终，我没有告诉他，你的目标是玉皇大帝，你的目标是凌霄宝殿。

但是他不在乎。

他似乎只想长生。

我从没见过哪个妖精对长生如此渴求，好像除此之外，这只猴子根本没什么别的欲望。没有家人、没有朋友，就如同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无依无靠，无牵无挂。

但我知道，他悟性很好，过目不忘，常人三年才能学会的法术，他只需要三天。

若是真能潜心修炼百余年，这猴子可能会成为三界最强大的妖魔。

但可惜，我们彼此都没有时间。

我本以为计划将会一往无前地推进着，直到有一位女子到来。

她衣袂飘飘，手带金铃，腰佩一把紫青宝剑。

猴子看见她，愣了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我来找你。」

「你走，回去，回去等我。」

「不，我不回去。」

猴子看着她倔强的脸庞，狠狠地把她揪到一边。

「我说了，我不是你的什么意中人，你的紫青宝剑，我也不要。」

我走出门，看着那个仙子，莫名的想起了那个紫青宝剑的传说。那女子就立在那儿，一动不动地看着猴子，猴子也不动，却不看他。

「你爱不爱我。」

「不爱。」

猴子在撒谎。

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，传说紫霞仙子有一柄紫青宝剑，拔出者就是上天注定的意中人，可笑的是，仙子拿着这把剑走过万水千山，最终，被眼前的猴子拔出了。

突然，我明白了猴子学长生的目的。

他自觉配不上仙子，想要学得长生和仙子共白头！

他学习万般法术，竟不是为了他自己！

他的否认，只是他身为男人的倔强！

我原以为是顽石般的猴子，终于在这个女子面前，慢慢融化。

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
一个不怕死的人，可以做很多事。但一个不想死的人，就会坏了一锅菜。

4.

我单独找到紫霞。

「贵干？」

「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，见到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。可能翻过山后面，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。回望之下，可能会觉得这一边更好。」

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「猴子是一座山。」我淡淡道，「也许你经历过才发现，悟空也没什么好，只是一只猴子。」

「猴子是山，是我翻不过的山。」紫霞眼中闪过泪光，「我当然知道他顾忌什么，顾忌身份，顾忌地位，顾忌我是神仙他是妖精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山不向我走来，我就向山走去，无论千年、万年，我等他，恰如今天。」

我心头大震。

我是神仙他是妖精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

我是神仙她是妖精！但那又怎么样呢？

我是神仙，她是妖精，但那又怎么样呢……

这一句话，我的眼眶开始发涩、发苦，我想到瑶儿被在天庭行刑那天，是不是也是这般盼望着。

盼望着我穿着金甲战衣从天而降，大杀四方如同战神。

盼望着我不顾人妖殊途，不顾旷世神通，不顾一切地向她走去。

可最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没有做到？

我转身回屋，紫霞牵着毛驴，静静地坐在破墙的后面，我知道她会坐很久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开始嫉妒猴子，也开始仇恨猴子。

我开始卑鄙的猜想，如果真的到那时候，猴子未必会做出比我还好的选择。

四、冬至

1.

大漠很少下雪，上一次下雪是在五十年前，那天我去找了师兄，同天，我遇见了金蝉子。

五十年后，雪天，也终有一人踏雪而来。

他是我找的天庭内应，有了他，杀掉玉帝的可能性提升了多半。

但他是个老实人。

老实人是最有麻烦的，因为老实就是他最大的麻烦。

他来找我时，猴子还在练七十二变，我把他请进屋里，他忧心忡忡。我和他认识多年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他办事，他拒绝了。

我请他喝酒。

「放宽心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是摔一个杯子，以后咱们两清。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不会害你，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给你一大笔钱。卷帘，你信得过我么？」

卷帘闷了一会，只是喝酒。许久，他开口。

「只是摔个杯子？」

「你看，你还是信不过我。」我笑了一下，替他把酒斟满。

「就是你眼前这个杯子，在凌霄宝殿里摔碎，摔坏一个杯子，不会有麻烦。」

他拿起眼前的杯子，瞧了许久，终于把杯子揣到自己的怀里。

「我不信你，但是我欠你的。我会摔碎它。」

他的话很少，起身，这就准备离去。

这时，我突然萌生了一个绝佳的想发。

「你看见门口的女人么？她叫紫霞仙子，是一名神仙，神仙是很潇洒的，但是爱上了一个妖精，就不那么潇洒。」

「你要我做什么？」卷帘警惕地看着我。

「你应该明白，神妖殊途，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，一生都无法纠缠。神界有神界的规矩，你将紫霞抓回去，是顺应了天条。」

卷帘微微动容，他知道我说的对，神妖相恋，等待的他们就是神魂皆灭。

「可悲的猴子。」

他淡淡道。「你也很可悲。」

2.

卷帘抓走了紫霞，天庭将紫霞关在了三十三重天。

那是天界的最高层，同时，也是凌霄宝殿的所在。

我告诉了紫霞被抓的事实，之后慢条斯理地给了他一个选择。

「想要救她，就要杀上天庭，与漫天神佛为敌，想要长生，就安心修炼，你现在距离飞升只一步之遥。」

关于这个选项，我纠结了一天一夜。

但猴子没有片刻犹豫。

「我要救她。」

我愣住了。

「你可想好了，你知道你修炼有多么不易，你知道……」

「你不必说。」猴子打断了我，「我要救她，哪怕牺牲一切，佛要挡我，我就杀佛，神要挡我，我就杀神！」

「宁愿一去不回？」

「那便一去不回！」

猴子掷地有声，「若是没了她，我学这长生又有何用！」

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心里泛起一股悲凉的情绪。

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考验猴子。

我犯了大错，但错已铸成。

「你等我。」

我奔回屋子，取了两样东西。第一样，是瑶儿为我缝制的金甲战衣。第二样，是金蝉子留下的酒。

这是绝无仅有的美酒，喝一口，就少一口。

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「去东海，那里有你趁手的兵器。」

「谢了，师父。」他冲我笑了笑。

「师父，我要你在这等着，这天上地下，以后都将传遍我的名字。」

「从此我叫，齐天大圣，孙悟空！」

3.

他是举世无双的魔神！

身穿金甲亮堂堂，头戴金冠光映映！

脚踏七彩祥云，身穿金甲圣衣，打的十万天兵后退连连！

他是我的徒儿，穿着瑶儿留给我的战衣，在三界之内大放异彩。

人都道他是想出名想疯了，但我知道，他只是为了一个女人。

最终，玉帝动了真火，若是连一个猴子都拿不下，岂不是让三界耻笑？

他们派了很多，哪吒、木叉、四大天王、三十六星宿，但一个接着一个，败在了猴子的棍下。

如我所说，再给他一些时间，三界将无人奈何得了他。

二郎真君被唤出战，与猴子大战三百回合未分胜负，若不是太上老君从旁协助，堂堂真君竟也拿不下他！

好一个齐天大圣！

被抓住时，他浑身是血，浑身上下已没一块好肉。但他却依然在笑，咧着猴嘴笑。锁链穿了他的琵琶骨，但他只是用尽全力，撑着他摇摇欲坠的身子望着第三十三重天。

那是他的方向，是他的目标。

彼时，紫霞已哭成一个泪人。

他冲着紫霞喊道。

「别哭，是我没本事。」

「忘了告诉你，之前我骗你的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」

「大圣！」紫霞悲戚道，「也好，生不能同来，就让魂归同处……」

「泼猴！神妖殊途，还不知悔改！」玉帝气急道，「给我把这个猴子处死！像当年处死狐妖一样，处死它！」

雷公电母领命，顿时乌云密布，雷光大作，阵阵雷光冲着悟空身躯打去。

猴子还没学会长生，没能学会与天地同寿，日月争辉。

但我会。

「我看谁敢！」

「轰！」

瞬间，金光迸射，乌云并散！漫天神佛身躯一阵，不知来者是何神通，竟然能震破天刑。

杨戬握紧了三尖两刃刀，额头冒汗。

「是菩提，是菩提老祖来了……」

4.

「菩提……你当真要与天界为敌？」玉帝紧咬着牙根，此时此刻，他已经气得浑身发抖。

「我若真要为敌，你们谁又能拦我。」

我从不自负，只是到了今日，三界之内能拦住我的，只有一人而已。

「你打破天规，当万劫不复。」

「那便来试试！」

我轻描淡写解开了悟空的锁链。

百年前，是我的怯懦，造成了瑶儿的魂飞魄散。

但今时今日，我必不能看着这悲剧再次上演。

「徒儿，上了！」

「师傅，承让！」

两道金光杀入云层，兵器交响不绝于耳，凌霄宝殿万万年间，终于面对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和挑战！

突然，西边佛光毕现，佛号声起。

是他来了。

他早该来的。

5.

他穿着一袭素衣，和五十年前见他一样，没带他的徒子徒孙，也没带莲花宝座。

他就这样步行向我走来，但他的气势，让漫天神仙自觉为他开道两侧。

他走到身前时，冲我打了个佛号。

「阿弥陀佛，师弟，你还是来了。」

「我不得不来。」

「所为何事？」

「保他的命。」

「师弟，你知道么？其实你比我有慧根的多，但你聪明，心思也多，终究难成大果。天蓬元帅失了神魂，投胎转世为猪，卷帘胆小怕事，没有摔你隐藏在琉璃盏中的法器，猴子学艺未深，没法替你报仇。师弟，你还是赔得一塌糊涂。」

「你说的都对。」我掏出一壶酒，醉生梦死。「喝么？」

如来没有应我，而是继续说的不相干的事。

「师弟，人之一生，皆有定数。不如，咱们来打个赌吧。」

「怎么赌。」

「我们赌金蝉子。」如来闭目沉思。「若是你赢了，卷帘重回天界，天蓬重掌水军，悟空和紫霞终成眷属。若是我赢了，那就一切照旧，你不可乱来。」

「好啊，赌金蝉子的什么？」我笑了。我知道，金蝉子从不让我失望。

「赌他会死。」

【五十年前】

师兄邀我去灵山，我本不想去，却还是去了。

他要找我说一个人。

他说。「我有一个弟子，聪慧非常，未来有一天，终会接我的衣钵。但他的佛，不是我的佛。」

我笑出声来。

是那种压抑不住心中喜悦的笑。

「如来啊如来，别人的佛是你，那他的佛是谁？」

如来淡淡道。「他的佛是众生。」

我愣住了。

「他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金蝉子。」

「千里迢迢地把我叫来，只是为了和我说一个你搞不定的人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也真是无聊，才会答应你这种邀约。」

「你不来，事情就无法办妥，你来，一切才会轮转。」

他话里有话，可我一向听不明白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走出灵山，走到外面时，正看见灵宫宝阙台阶下面，有一个捧着酒坛的光头和尚。

我顿觉好笑。

「僧人也能饮酒？」

他说。「阿弥陀佛，酒就是酒，酒不是毒。」

「你这僧人有点意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金蝉子。」

「好啊，要是有机会，来三星洞来，我请你喝个够。」

「一言为定。」

【终局】

和如来下了赌注后，我始终惴惴不安。

我的预感一向很准。

按道理说，我相信悟空的执念，相信天蓬的执着，相信卷帘的耐性，更相信金蝉的佛性。

但不知为何，我始终七上八下，不得安宁。

我等了整整五百二十年，终于明白了我惴惴不安的理由。

那天，据说下界有一个和尚修成正果，和尚名叫江流，又叫玄奘。

九九八十一难，只差最后一难。

我知他是金蝉子转世，便化身老翁去见他一面。

但此刻，他肉眼凡胎，已经认不得我来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看着他身边的猴子，猪头，和那个坏事的老实人。

我问他。

「西行一路急难险阻，在西梁有一女儿国，那国王与我曾是旧识，但心有执念实难放下，大师，您是如何渡的？」

玄奘双手合十。「阿弥陀佛，贫僧一心向佛，不敢沾碰儿女私情。贫僧路过此国，未敢停留片刻。临行前，那女子还曾送贫僧一抹紫玉。」

「那玉佩选在何处？」

「扔了。」

「扔了？」我一惊。

玄奘似乎没觉得任何不妥。「贫僧怎知那碧玉为何物，故弃之流沙河。」

我心中一凉。

我输了这场赌注。

金蝉子果然死了。

死的不仅是金蝉子。

是唯唯诺诺的悟空。

是杀人如麻的卷帘。

是好色如命的天蓬。

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。

回到方寸山，我打开了那壶醉生梦死。

曾经金蝉子喝过一些，女人喝过一些，猴子喝过一些，还剩下的，被我封存几百年。

我本想着等他们回来，可惜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

这天，普天同庆，唐僧四人，修成正果，仙佛齐聚，好不痛快。

我回到了久违的灵台方寸山，在那久违的闭关洞口，饮下那坛醉生梦死。

只是这一次，无论怎么喝。

我都清醒的很。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